

从《弹词知见综录》看俗曲编目 应注意的问题^①

肖少宋

在说唱文学的编目工作方面,弹词是做得比较好的,据笔者所知,就有:谭正璧的《弹词叙录》^②和《评弹通考》^③、胡士莹的《弹词宝卷书目》^④、周良等的《弹词目录汇抄·弹词经眼录》^⑤等,最近出版的即有盛志梅所编《弹词知见综录》。

《弹词知见综录》(以下简称“综录”)是《清代弹词研究》^⑥一书的附录,《综录》“收集明、清、民国三个时期的弹词,以清代为主,共收弹词530多种,1700多个版本”,虽然作者谦称“对词条版本的说明仅是个副产品,不是主要目标”,但所下功夫不少,取得的成绩也显著,《综录》230多页,篇幅近全书的一半,所收种类和版本的数量居现有弹词目录之首,为学界提供了丰富的资料。

但由于受诸多条件的限制,《综录》仍存在一些误识,下面就笔者所知,将认为存在问题的条目及版本列出,然后以【辨正】等形式阐述个人见解,供今后需利用此《综录》者参见,也为今后俗曲编目工作提供一些借鉴。

一、木鱼书误入弹词者

38.《背解红罗》

①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文化生态视野下潮州歌册的生成与嬗变研究”(11CZW058)的阶段性成果。

②谭正璧《弹词叙录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年版。

③谭正璧《评弹通考》,北京:中国曲艺出版社,1985年版。

④胡士莹《弹词宝卷书目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6年版。

⑤周良、朱禧《弹词目录汇抄·弹词经眼录》,苏州:古吴轩出版社,2006年版。

⑥盛志梅《清代弹词研究》,济南:齐鲁书社,2008年版。

[2]《背解红罗》正续各6卷,锦文堂校刊本6册。(胡目)

按:据胡士莹《弹词宝卷书目》,此本似非弹词。^①

【辨正】“此本似非弹词”是胡士莹先生的断语,作者沿用。分“正续”及各部6卷乃木鱼书《背解红罗》所具特征,确实不是弹词。木鱼书是广东粤方言说唱艺术,但据现有《木鱼书目》^②等书所载,《背解红罗》有五桂堂、富桂堂、醉经堂、德文堂、以文堂等版本,并未见锦文堂版本,不知是胡先生误抄,还是另有新版本。

65.《新编大宋鸳鸯壶》,4卷,道光元年辛卯(1821)莞城□堂刻本,2册。(福师)

【辨正】此应为木鱼书《金刀记》(叙杨家将故事)之初集,原书有十四集。莞城,指广东东莞,木鱼书广泛流传于此地。但据木鱼书诸目录此书仅有“莞城萃英楼”版本,未载“□堂”版本,

79.《二度梅》

[3]《新订二度梅全本》4卷,抱芳楼怜香居士编,道光二十二年壬寅(1842)五桂堂刻,1册。(上图)

【辨正】弹词《二度梅》不署撰人,“五桂堂”为著名木鱼书书坊。据谭正璧《木鱼歌潮州歌叙录》所载“《新订二度梅全本》,四卷三十七回,署‘抱芳楼怜香居士编辑’,道光二十二年‘省城以文堂板’封面同。另一本作‘五桂堂’”^③,由此可知,上图所藏即为此版。

131.《新刻琥珀凤钗柳稀云全本南音》,6卷,坊刊本,2册。(华师)

按:此本附续集6卷。不分回,四言目。全部为七言或十言唱词,无散说。卷一有提纲大意,讲述写作前的天气、心情“无聊举步向书馆……即便轻轻磨起墨,联吟无事坐更深,近今一段希奇事,等我从头细细讲此书文……”似乎作者是一文人。

【辨正】“柳稀云”应作“柳希云”,此书应为木鱼书。“南音”为木鱼书之一类,一般将“南音”、“木鱼书”、“龙舟歌”统称为“木鱼书”,当然三类之间还是有区别的,谭正璧《木鱼歌潮州歌叙录》有一般性的介绍,可参考^④。作者按语中提到的“正续集”、“四言目”、“提纲大意”是木

①“辨正”以上内容直接引用原书条目,下同。

②金文京、稻叶明子、渡边浩司《木鱼书目》,东京:好文出版社,1995年版。

③谭正璧、谭寻《木鱼歌潮州歌叙录》,北京:书目文献出版社,1982年版,第36页。

④谭正璧、谭寻《木鱼歌潮州歌叙录》,北京:书目文献出版社,1982年版,第1~35页。

鱼书典型的文本结构特征。

132. 《花笺记》……………(所列版本略)

【辨正】《花笺记》是目前所知刻印年代最早的木鱼书,此书出过陈汝衡(广东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)、薛汕(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5 年版)、梁培炽(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)的校订本,在学界有广泛的影响。

164. 《新续金丝蝴蝶》,5 卷,抱璞楼主人编,清刻本,载经堂藏板,2 册。(北图)

按:目录为四言,七言唱词,不分角色,不起脚色,看叙事形式,当为潮州歌。

【辨正】从其目录、卷数、编者可知此本并非潮州歌册,而是木鱼书。《木鱼书目录》收录日本东京大学中文研究室、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木鱼书即题“新续金丝蝴蝶”、“五卷”、“抱璞楼主人编”^①。潮州歌册也有同名唱本,但分为上、下两集。

176. 《荆钗记》

[4]《荆钗记全传》,上下集 10 卷,抄本,抄于光绪十四年戊子(1888)。(周目)

按:上集为前传,名《荆钗记》,下集为后传,一名《紫罗袍》,为广东一带南方说唱,四言目,多七言或三七式十字句,无说白。

[7]《新选全本荆钗记》4 卷,守拙主人订,羊城丹桂堂刊本 4 册。(华师)

按:卷一前有提纲大意,介绍此本的大致情节,不分上下集。其余与[4]同,内容、格式完全一样。

【辨正】条目[4]注“周目”,指周良的《弹词经眼录》,周著指出“上集为前传,名《荆钗记》。下集为后传,一名《紫罗袍》……全为七言唱词,很少几处散文。有几段十字句,一段八字句。文词似出于文人之手,可视为南方说唱。”^②根据周目描述,此书可能是木鱼书或潮州歌册。[7]中的“羊城”指“广东广州”,“丹桂堂”为印制木鱼书的知名书坊之一,从其“提纲大意”、“四言目”等形态特征来看,此书应为木鱼书。“守拙主人订”、“丹桂堂”等内容也与现存木鱼书《荆钗记》相同。

204. 《刘晨采药》,8 卷,西湖居士撰,广州五桂堂刊本,2 册。(首图)

^①金文京、稻叶明子、渡边浩司《木鱼书目录》,东京:好文出版社,第 203~206 页。

^②周良、朱禧《弹词目录汇抄·弹词经眼录》,苏州:古吴轩出版社,第 72 页。

【辨正】《刘晨采药》,也称《刘晨采药仙凡记》,据《木鱼书目录》、《香港大学所藏木鱼书叙录与研究》^①等,可知此书应为木鱼书,分二集,五桂堂版,诸书皆题“南海西樵居士订”,“西樵”指“西樵山”,位于现广东南海西南部,《综录》作“西湖居士”应为误抄。

253. 《新刻清唱拗碎灵芝记》,4卷,道光二十九年己酉(1849)广州五桂堂刻本,1册。(北图)

【辨正】此本并非弹词,而是木鱼书。据《木鱼书目录》所载,日本波多野太郎等所藏即题“[新刻清唱]拗碎灵芝记”,有丹桂堂、以文堂、芹香阁等版本,而五桂堂版本多题“[重订正字]拗碎灵芝记”^②。

265. 《新辑七国孙膑全本》,4卷,清刻本,广州文光楼藏板,1册。(北图)

【辨正】此本也是木鱼书。据《赵景深先生赠书目录》^③、《木鱼歌潮州歌叙录》可知,木鱼书皆题“[新辑]七国孙膑[全本]”4卷;又据同门关瑾华的调查,北图藏本应为木鱼书,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所藏也为文光楼藏板。

418. 《新选全本西瓜记》,6卷,后续5卷,闲情居士校订,右经堂刊本。(华师)

按:目录为四言目,卷一正文前有提纲大意,概括此本的内容大意。七言唱词为主,间杂十字句,无说白,与潮州歌形式一样。

【辨正】从前后续的形式、作者、书坊、目录,可知此书应为木鱼书,非潮州歌册。“闲情居士”或作“漳江闲情居士”,为木鱼书编撰者,现存《三合明珠》、《葵花记》、《五虎平西》等皆署此名;右经堂也刻过《慈银太子走国》等木鱼书。但据诸木鱼书目录皆未载《西瓜记》,此种可能仅存于华东师范大学。

458. 《续杨八妹取金刀全传》,4卷,道光十四年(1834)口堂新刻,2册。(福师)

【辨正】此应为木鱼书《金刀记》(叙杨家将故事)之二集,原书有十四集。

474. 《新刻阴阳宝扇》,[清]梁绍仁著,近文堂刻本,16册。(山大)

【辨正】此书也应为木鱼书,又称《玉龙太子走国阴阳宝扇》,共80卷1025回,为木鱼书篇

①梁培炽《香港大学所藏木鱼书叙录与研究》,香港: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,1978年版。

②金文京、稻叶明子、渡边浩司《木鱼书目录》,东京:好文出版社,第188~190页。

③复旦大学图书馆等《赵景深先生赠书目录·中文线装书部分》,1988年编。

幅最长者,南海人梁绍仁撰,有版本题“佛山舍人后街近文堂藏板”据《木鱼书目录》,尚有其他书坊也刻过此书。

513.《再造天》

[3]《新刻孟丽君再造天》4集16回,侯香叶撰,同治六年丁卯(1867)序,广州璧经堂刊本4册,丹桂堂刊本5册。(首图、社科)

【辨正】疑此版本是木鱼书。木鱼书《再造天》即分为四集十六卷十六回,但据谭正璧比较,此书虽注明“南音”,但与弹词完全相同,“一字不易,回数回目均同”^①。

二、小说误入弹词者

79.《二度梅》

[1]《二度梅》6卷40回,[清]惜阴堂主人序,嘉庆二十一年丙子(1816)聚美堂木刻本。(苏评)

[2]《二度梅奇说》6卷40回,惜阴堂主人撰,嘉庆二十二年丁丑(1817)文英堂重刻6册。(南大)

[4]《二度梅奇说》,同治八年己巳(1869)常州文玉斋刊。(扬大)

[5]《二度梅全传》,同治九年庚午(1870)姑苏绿慎堂刊。(扬大)

[6]《二度梅奇说》6卷,惜阴堂主人编,光绪十五年己丑(1889)渊海山房重刻4册。(南大)

【辨正】据《中国古代小说总目·白话卷》,小说《二度梅》六卷四十回,清惜阴堂主人撰,现存嘉庆二十年(1815)文英堂刊本、嘉庆二十一年(1816)聚英堂刊本、常州文玉斋藏版本等^②。由撰者、卷回、书坊等可知,[1]、[2]、[4]、[6]很明显应该是小说,“聚美堂”疑为“聚英堂”之误。另外,[5]笔者怀疑也是小说,因小说又称《忠孝节义二度梅全传》,据王清源等所著《小说书坊录》,绿慎堂曾刻过《说唐演义后传》、《二度梅全传》、《说唐后传》等小说^③。

^①谭正璧、谭寻《木鱼歌潮州歌叙录》,北京:书目文献出版社,1982年版,第52页。

^②石昌渝《中国古代小说总目·白话卷》,太原:山西教育出版社,2004年版,第58~59页。

^③王清原、牟仁隆、韩锡铎《小说书坊录》,北京: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2年版,第48页。

174. 《锦香亭》

[5]《锦香亭》4卷16回,素庵主人编,经纶堂刊本4册。(首图)

【辨正】从其卷数、回数及编者可知此书应为小说。据《中国古代小说总目·白话卷》可知,小说《锦香亭》四卷十六回,清古吴素庵主人编^①,但无录“经纶堂本”,有道光年间重刊经元堂刊本。此题材流传甚为广泛,戏曲有多种改编本,木鱼书、潮州歌册皆有同名改编本。

86. 《飞龙传》

[1]《飞龙传》,12卷,[清]吴璿整理,杭世骏序,咸丰元年辛亥(1851)刻,12册。(苏图)

按:此本乃据嘉庆二年丁巳(1797)初刻本刻。

【辨正】小说《飞龙全传》的作者即为吴璿,按吴序所言,其曾见《飞龙传》一书,“删其繁文,汰其俚句,布以雅驯之格,间以清隽之言”,加工修改为小说《飞龙全传》。现存芥子园藏版的《飞龙全传》为嘉庆丁巳(1797)杭世骏序本^②。因此,若此条目的撰者、序者无误,即应为小说而非弹词。作者按语所言“嘉庆二年丁巳(1797)初刻本”,即为小说《飞龙全传》的芥子园藏版。

89. 《粉妆楼》

[1]竹溪山人序,上海福记书局光绪二十六年庚子(1900)石印本6卷。(苏评)

[2]文元堂藏板,木刻本,10卷。(苏评)

【辨正】其他弹词目录皆未载此目,鼓词、潮州歌册等有此曲目。据《中国古代小说总目》,小说《粉妆楼》十卷八十回,清竹溪山人撰,有撰者序^③。据此,[1]应为小说。据《小说书坊录》,文元堂有两处:一为金陵文元堂,二是浙江杨氏文元堂^④,两者皆刻过小说,[2]分十卷,又与小说同,故疑也为小说。

402. 《万花楼》

[14]《万花楼》,14卷68回,李雨堂撰,吴西瑞云斋原本,羊城长庆堂梓,6册。(扬大)

【辨正】据《中国古代小说总目·白话卷》,小说《万花楼杨包狄演义》十四卷六十八回,清

①石昌渝《中国古代小说总目·白话卷》,太原:山西教育出版社,2004年版,第174~175页。

②石昌渝《中国古代小说总目·白话卷》,太原:山西教育出版社,2004年版,第68~69页。

③石昌渝《中国古代小说总目·白话卷》,太原:山西教育出版社,2004年版,第71~72页。

④王清原、牟仁隆、韩锡铎《小说书坊录》,第16、201页。

李雨堂撰 现存版本皆署“吴西瑞云斋原本 羊城长庆堂新梓”^① 故[14]应为小说无疑。

三、潮州歌册等误入弹词者

198. 《莲花梦》

[1]《莲花梦》,120卷120回,不著撰人,12册,抄本。(谭叙)

按:据谭正璧《弹词叙录》,此本一名《碧玉鱼》,无目,书中提到说唱为渔鼓,可能是长沙弹词,待考。

[2]《莲花梦》49回。(周目)

按:据周良《弹词经眼录》,此本又名《双玉鱼》。今印本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,七言目。

【辨正】[2]沿周目而误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整理本是潮州歌册,并非弹词。歌册全名《新造木廷仙双玉鱼全歌》,五集四十九回,据弹词所改编。整理者增加了回序、回目。[1]也应是受周目影响而误,谭著并未列《莲花梦》一目,仅列《双玉鱼》(《综录》第350条已纳入)。“书中提到说唱为渔鼓”^②为周目所言非谭叙,“可能是长沙弹词”应为《综录》作者的推测。

311. 《新造国朝沈公爷监潮全歌》,13卷,清刻本,6册。(北师)

【辨正】此本应是潮州歌册,“新造”、“全歌”是潮州歌册题名的套用格式。歌册又称《七星会》,十三卷,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、潮州市博物馆等皆有收藏。此歌册与《刘进忠乱潮》、《康清王平潮》构成三部曲,反映清朝在潮州的统治及与地方势力之关系,内容略同于小说《三春梦》^③。

243. 《新刻出像目连全传》,3卷,郑之珍编,咸丰九年己未(1859)刻本,经国堂藏板,3册。(北图)

【辨正】郑之珍(1518~1595)为明代戏曲家,著有《新刻出相音注劝善目连救母行孝戏文》,如果郑也著此弹词的话,应该就是现存最早的弹词了(目前所知现存最早的弹词脚本,是

^①石昌渝《中国古代小说总目·白话卷》,太原:山西教育出版社,2004年版,第385~386页。

^②周良、朱禧《弹词目录汇抄·弹词经眼录》,第223页。

^③(清)佚名著,薛汕校注《三春梦》,北京:书目文献出版社,1985年版。

原郑振铎所藏的明崇祯年间(1628~1644)抄本《白蛇传》,所以,这里不是《综录》所录著者有误,就是此目并非弹词而是上面所说的戏文。戏文也分上、中、下三卷,但据《古本戏曲剧目提要》,并无著录咸丰九年(1859)经国堂藏板本^①。

402.《万花楼》

[13]《绘图万花楼传》6卷68回,[清]唐在田撰,民国九年庚申(1920)上海书局石印。
(吴)

【辨正】此种与其他版本弹词的卷数与回数全不相同。唐在田为鼓词撰者,其著名作品有《水浒鼓词》,[13]从卷、回数及作者来看,应该不是弹词,很可能是鼓词。

四、体例不一致

其一 条目设置不妥。

《综录》中对同书异名的弹词,一般采用确立一名为目,将其他异名附于目下。但还是存在分开著录的情况,如以下各目:

第11条的《八宝鸾钗记》与第352条的《双玉钗》;

第66条的《盗金刀》与“部分已佚弹词”中第3条;

第118条的《何必西厢》与第229条的《梅花梦》;

第185条的《九美图》与第480条的《映陕楼》;

第328条的《十玉人传》与第345条的《双鱼佩》。

此5条后者皆以“《×××》(后目),见《×××》(前目)条”的形式列出。除以上5种外,《综录》中异名同书之例尚多,如《桃源洞》与《来生福》、《十美图》与《沉香阁》、《五毒传》与《混元盒》等,《综录》皆不按上面的形式处理,可见,作者尚未注意著录规则的连贯性。

其二 收录标准不统一。

405.《文武香球》

[15]《文武香球》,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,署乐轩主人著,应为二乐轩主人,全书72回。(周目)

^①李修生《古本戏曲剧目提要》,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1997年版,第240~241页。

【辨正】此条著录无误,但关涉体例问题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~1990年间出过不少弹词的整理本,如《美郎传奇》(即《刘成美》,包括弹词、潮州歌册各一种)、《落金扇》、《梅花梦》(又名《何必西厢》)、《荆襄奇缘》、《麒麟豹》、《双珠球》、《桃源洞》(即《来生福》)、《义侠九丝绦》(即《九丝绦》)、《玉连环》(又名《钟情传》)、《再造天》、《真金扇》、《昼锦堂记》等,诸书收于章禹纯主编的《中国古代民间文学丛书》和李智量主编的《野史传奇丛书》。此两丛书不仅收入弹词作品,还包括评话、木鱼书、潮州歌册等,但校点质量不高。在此之前赵景深先生主编的《中国古典讲唱文学丛书》(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)也收有不少弹词的整理本,其质量较佳,此丛书很流行,此处不再一一列出。1949年后的整理本《综录》仅收入《文武香球》一种,未将其他纳入,收录标准模糊,给研究者利用此书带来不便。

五、可进一步补充的条目

4. 《孤鸿影》,李东野作,上下卷,36回,严独鹤校,姚民哀序,范君博题词,民国八年己未(1919)上海新民图书馆发行。(天图)

按:此本天津图书馆只存目,书未见。

【补正】此书民国二十四年(1935)上海新民印书馆出过第二版。“上海新民图书馆”应为“上海新民印书馆”之误。

189. 《九仙枕》……(所列版本略)

【补正】此条所收版本皆为初集42回铅印本和抄本,但据陈翘《陈梅君〈九仙枕〉手稿考》^①所言,存世的尚有手稿本,分属上下集,共28卷,卷3回,共84回,由此可知《综录》所录诸版仅为原作的一半。

238. 《明纪弹词》

[5]《明纪弹词》2卷,汉阳张三异(禹木)撰,抄本,1册。(上图)

【补正】此为清抄本,“禹木”为张之号。北京出版社《四库全书禁毁书丛刊·集部》^②第167册据其影印。

^①陈翘《陈梅君〈九仙枕〉手稿考》,《东南学术》2002年第5期,第165~168页。

^②《四库全书禁毁书丛刊·集部》第167册,北京:北京出版社,1997年版,第85~94页。

240. 《明史弹词》

[1]《明史弹词辑注》不分卷,[清]长洲青霏子龙柏撰 嘉庆元年自序 抄本 1册。(南图、善本)

[2]《明史弹词辑注》1卷,[清]龙柏著 道光七年金闾步月楼刊本。(京都)

按:叶德均《宋元明讲唱文学·诗赞系讲唱文学(下)》谈到金诺著《明史弹词》,此“龙柏”可能即金诺。

【补正】《综录》所收两种皆为辑注本。此书最早的版本收在清代王璋、张潮所编的《檀几丛书》的初集卷六,现存清康熙三十四年(1695)新安张氏霞举堂刊本,藏于上海图书馆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据其影印,但题为《韵史》,著者题金诺^①。台湾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所编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279册也收此版本,题为“韵史(亦名明史弹词)一卷”^②;上海书店所编的《丛书集成续编》也收此版本,题“韵史一卷”^③。

389. 《啼笑因缘续集》,46集,陆澹庵撰,蛟川倪高凤校,莲花出版馆印,2册。(谭叙)

【补正】此书民国二十五年(1936)出版。

此书涉及民国时期的弹词,收录50多种,但此部分可深入之处尚多。民国弹词多先刊载于报刊,然后发单行本。《综录》多直接采用周良的《弹词目录汇抄》、谭正璧《弹词叙录》、胡士莹《弹词宝卷书目》等书,这就出现了两种情况:

一是沿用原目录造成误录。如《少年军》、《女中师》、《亡国恨》、《哀新年》四种,《综录》皆题“光绪二十七年辛丑(1901)杭州白话报”转录自周目,而周目来自胡目,但转录有误。胡目分别注“载清光绪癸卯(一九〇三)《杭州白话报》第二年第二十三、二十期”、“载清光绪癸卯(一九〇三)《杭州白话报》第二年第二十八期”、“载清光绪癸卯(一九〇三)《杭州白话报》第二年第二十九期”、“载清光绪癸卯(一九〇三)《杭州白话报》第二年第二十三期”^④,周目转录时统一为“光绪二十七年辛丑(1901)杭州白话报”,1901年是《杭州白话报》的创刊日期。

二是仅载单行本,未进一步补充原刊载报刊。例如程瞻庐所著《藕丝缘》、《明月珠》、《孝

①(清)王璋、张潮《檀几丛书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2年版,第26~29页。

②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279册,台北:新文丰有限公司,1989年版,第573~578页。

③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27册,上海:上海书店,1994年版,第531~534页。

④胡士莹《弹词宝卷书目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第16~17页、11页、12页、49页。

女蔡惠》、《哀梨记》、《同心栳》,前三种原载于《小说月报》,后两种原刊于《妇女杂志》,但《综录》仅录商务印书馆的单行本。再如,绛珠女史所撰弹词《五女缘》,谭目言“曾分载《小说海》二卷九期至十二期”,“绛珠女史另著有《瑶台第一妃》、《潇溪女史》、《扬州梦》等弹词三种”^①,《综录》皆引录,但并无著录后三种弹词(谭目亦无单列条目)。据《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》(第三卷下)^②可知《瑶台第一妃弹词》刊于《小说海》1916年第二卷第四、五号,《潇溪女史弹词》载于《小说海》1916年第二卷第六、七、八号,《扬州梦弹词》刊于《小说海》1917年第三卷第四、五号。同时,查《小说月报》可知,《综录》所收《苏小小弹词》、《西泠剧弹词》亦为绛珠女史所著。

民国期间报刊所载弹词尚多,如结合《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》(最近又有《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》^③、《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》^④)等工具书及已影印出版的民国报刊,必然可收集得更加完整,如《宁波周报》所载《碎琴梦弹词》、《小说新报》所刊《芙蓉泪弹词》、《小说丛报》所刊《焚兰恨弹词》等,皆为《综录》所未收者。可见,民国时期创作的弹词尚有进一步调查的必要。

六、小 结

俗曲编目工作,从刘复等编《中国俗曲总目稿》开始,学者就一直在探讨其可行的著录方式。由于各种俗曲的形态各异,再加上同种曲目的版本繁多,因此很难形成统一的著录模式,所以只有通过特定俗曲的深入研究,将其与其他曲类相比,观其异同,方能找到适当的著录方式。从《综录》所出现的问题来看,笔者认为进行俗曲编目应注意以下几点:

首先,了解其他相关曲类,避免仅注意其编目对象造成的局限与误录。宝卷、弹词、鼓词、木鱼书、潮州歌册皆是以七字为主的诗赞系说唱,再加上诸种曲种之间常有同题材或同名作品,如果仅从句式、名称作判断,有时就难免出现误判。《综录》中将木鱼书、潮州歌册,甚至小说误为弹词,多为此种情况。编者如能留意其卷回数、印制书坊、编撰者等,多角度分析,注意

①谭正璧《弹词叙录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第65页。

②上海图书馆《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·第三卷(下)》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4年版。

③唐沅、韩之友、封世辉《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》,北京:知识产权出版社,2010年版。

④吴俊、李今、刘晓丽《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》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0年版。

其相异之处,再查相关资料,即可避免此类失误。

其次,确立清晰的体例。体例清晰方能便于研究者使用,同时,明确其收集范围,在其范围内的曲目尽量收集完全,因为“全”的程度是衡量目录价值的重要指标之一。《综录》中对异名同书、整理本弹词及民国弹词的处理就不太妥当。再如在木鱼书的归属方面,即可见缺乏清晰的收录标准,如从收录《花笺记》来看,作者似乎将木鱼书也列入弹词,但如果将木鱼书也纳入弹词范畴,按其“知见”的收录标准及对其他弹词目录的吸纳来看,《木鱼歌潮州歌叙录》、《木鱼书目录》、《香港大学所藏木鱼书叙录与研究》等诸书所载木鱼书似乎不应片言不提,又据此书第54条《新刻时调沉香太子》作者所下按语“木鱼歌中有此种,存复旦大学图书馆”,作者似乎又并未将木鱼书归入弹词,可见,在收录标准上,作者是不清晰的。

最后,利用现有的条件尽量吸收学界的成果加以补充完善,特别是近年来各类大型工具书的出版,为编目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。《综录》对前人弹词编目成果多有汇入,但在一些条目上尚未能运用新成果加以补充,例如民国时期的弹词,可利用各类期刊目录等工具书做得更好。另外,《综录》编者没有充分利用木鱼书、潮州歌册、小说等目录,故而出一些失误。当然,在采用前人的成果时也应尽可能进行核查,避免以讹传讹。

(作者单位: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)